

# 文字学电子教案

黄天树 胡安顺 陈 枫

## 第二章 殷周金文

### 第一节 殷周金文研究概况

#### 一、殷周金文研究概况

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最早见于商文化的二里冈期，即商代早、中期。其时代上限早于殷墟甲骨文。不过，那时的铭文字数仅一二字而已，多为器主的族氏或名字。到商文化的殷墟期，即商代晚期，铭文字数逐渐增多，不过最长的也未超过 50 字。到西周时已达到鼎盛期，这时期的铭文多为长篇巨制，最长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有 497 字。该鼎据传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先秦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铸刻在先秦青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

金文又叫做“钟鼎文”、“吉金文字”等。有铭文的先秦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早在宋代就有人专门搜集研究。估计已著录的和现存未著录的先秦有铭铜器约有万余件。由于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青铜器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过去有人称金文为“钟鼎文”。也有称作“款识”(k uǎn z h i)的。

关于“吉金文字”这一名称，有人释“吉金”之“吉”是“吉利”之义，这其实是不对的。朱剑心早在 1930 年 8 月出版的《金石学》一书中解释说：“今人称金曰吉金，……盖亦有所本。周代彝器之铭，多曰‘吉金’，吉，坚结之意也。”(3 页)这是正确的。70 年代扶风出土的伯公父瑚上的铭文中“其金孔吉”一语(《陕西出土青铜器(二)》，意思是铸器之铜非常坚实。《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八著录的周代石磬铭文中“择其吉石”之语，吉石也就是坚实的石头(参看《古文字论集》645—646 页)。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至今已逾百年，而金文的发现与研究比甲骨文要早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说文·序》：“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汉书·郊祀志上》记载：汉武帝时，在汾阴掘出了一个鼎，没有铭文，但有漂亮的纹饰。到西汉晚期宣帝时，在美阳(今陕西武功县)又出土了一个西周铜鼎。大臣们又说是祥瑞，主张援引武帝的旧例，以鼎荐于宗庙。

汉代以后，自三国至隋唐，据史书所载，各地也时有铜器出土。到了宋代，由于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对金文的著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 年)，句中正等人曾考定乾州(今陕西乾县)所献的“史信父鬲”，这是宋人研究古铜器铭文之始。此后，搜集、著录、研究古铜器及其铭文的风气日盛。宋代学者在研究金文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北宋的杨元明(南仲)、欧阳修(1007—1072)、吕大临(1246—1092)、赵明诚(1081—1129)和南宋的薛尚功等人。从当时的条件看，水平相当高，有些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宋人编著了不少铜器铭文的著录书，据翟耆年《籀史》

记载，仅至南宋初年即有三十四种之多，但保存到现在的尚不到三分之一。王国维曾根据保存下来的十一种宋人著作编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从表内可以看出当时所著录的种类、名称和件数。流传到今天的金文著录书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

(1) 兼录器形与铭文。这类书主要有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该书图象与铭文并重。既摹写铭文，又有器形图形、尺寸、重量、出土地、收藏者，并附考释。其编写体例完善，为后人取法。此外，宋徽宗敕编的《博古图录》、赵九成的《续考古图》等也兼录有器形与铭文。

(2) 单录铭文。这类书主要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俶的《啸堂集古录》、王复斋的《钟鼎款识》等。

元、明两代是金文研究的衰落时期。清代建国以后，金石学和小学复兴，金文的著录、研究又得到发展。尤其是到乾嘉以后，水平迅速提高，到清代末期已达到鼎盛时期。

乾隆时，朝廷先后命梁诗正、王杰等人仿《博古图录》体例编成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书。清代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仍然是金文。乾嘉之际，由於朴学的兴起以及《西清古鉴》等书的编纂，士大夫中对金文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多。嘉庆元年，钱坫编成《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专收自己的收藏之器，器形、铭文并录。嘉庆九年，阮元(1764—1849)编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收各家拓本，加以考释，志在接续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此后出现了很多与钱书、阮书同类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吴荣光(1773—1843)的《筠清馆金文》和吴式芬(1796—1856)的《捃古录金文》。

到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金文研究出现高潮。学者众多，著述如林。其中，成就最大者有所谓“清末金文四大家”：吴大澂(1835—1902)，号窆斋，著有《窆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等；孙诒让(1848—1908)，著有《古籀拾遗》、《古籀余论》；方濬益(?—1899)著有《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1848—1915)著有《奇觚室吉金文述》、《古文审》。四家的考释均有突出的贡献，其中孙诒让的水平最高。

民国时代，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逐渐形成，古文字学也逐渐加强了科学性。民国前期古文字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1937年，罗振玉编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著录铜器4835件，皆以原拓影印，是一部资料丰富、印刷精良的商周金文著录之巨著，对铜器铭文的收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国维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主要是在古器物的考订和铭文的训释等方面，其重要著作是《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以及收在《观堂集林》中的系列论文，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年代末，郭沫若(1892—1978)为了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在开始研究甲骨文的同时对金文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30年代前期，他借鉴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根据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的字体、内容等，对西周王朝的铜器进行了区分所属王世的研究，又对周代诸侯国的铜器(大部分属于东周时代)进行了分国的研究，撰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名著，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考古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但数量多，内容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有科学的发掘记录。

在殷周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除郭沫若外，作出比较重要贡献的还有唐兰、吴闿生、于省吾、杨树达(1885—1956)、陈梦家、张政烺、李学勤、裘锡圭和日本的白川静等人。在编纂金文字汇的工具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容庚、周法高等人。

## 二、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金文是弥足珍贵的古文字资料。但是，要是作为历史和语言资料来使用的话，首先必须确定它的年代。否则，成千上万件的青铜器依然只是一堆古董，缺少应有的科学价值。可见对铜器铭文进行分期和断代，其意义非常重要。因此我们说断代是利用金文的前提。

确定青铜器的时代，大体上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根据青铜器出土的层位及同出遗物。第二种是根据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第三种是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字体、组合以及制造工艺等。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西周铜器的分期与断代。

所谓“西周”时代是指周武王灭商以后至周幽王被杀之年，共 257 年。这个时期，周都於丰、镐，其故址在今陕西长安县境内。

首先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作断代研究的人是郭沫若。他在 1931 年所写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建立了铜器铭文研究的新体系。这是断代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山之作。

郭氏首先创立的断代法是著名的“标准器断代法”。他在《大系》中指出：“器物年代每有於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候鼎、宗周钟、饴簋、趙曹鼎、匡卣等皆是。”郭氏的方法是把铭文中自书其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然后联系铭文中的有关史实、文体、书体以及铜器的花纹、形制、出土地点等诸种因素，从而论定与其关连的其它器物的时代。

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对郭氏的作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种作法，方为铜器的断代研究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郭氏虽解决了西周铜器的断代问题而尚未解决其分期问题，在《大系》中西周铜器是依王世先后排定的。50 年代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 年 9 期至 1956 年 4 期连续登载）中认为，对于某些西周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王朝的，但大多数的铜器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于是他首次明确地把西周按历史年代划分成初、中、晚三期（各占约八、九十年），来代表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

陈氏在《断代》一文中对西周 12 个王和共和的绝对年代按三个分期作了一个暂时的拟定。这一拟定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分期表**

西周初期 80 年	1	武王	公元前 1027—1025	3 年
	2	成王	公元前 1024—1005	20 年
	3	康王	公元前 1004—967	38 年
	4	昭王	公元前 966—948	19 年
西周中期 90 年	5	穆王	公元前 947—928	20 年
	6	恭王	公元前 927—908	20 年
	7	懿王	公元前 907—898	10 年
	8	孝王	公元前 897—888	10 年
西周晚期 87 年	9	夷王	公元前 887—858	30 年
	10	厉王	公元前 857—842	16 年
		共和	公元前 841—828	14 年
	11	宣王	公元前 827—782	46 年
	12	幽王	公元前 781—771	11 年

郭沫若“标准器断代法”的创立奠定了铜器断代的科学基础，标志着金文研究走上了科学的大道。此后，经过陈梦家等诸多学者的继续努力，使铜器铭文的断代研究更加深化，其中作出比较重要的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李学勤等。


## 第二节 殷周金文选读

### 小臣邑𠄎<sup>①</sup>

癸巳，王易小臣邑貝十朋<sup>②</sup>，用乍(作)母癸尊彝<sup>③</sup>。佳(唯)王六祀彤(róng)日<sup>④</sup>，在四月。亞吳(疑)<sup>⑤</sup>。

#### 【注释】

①本器是殷代铜器，为传世之品，现藏美国圣路易市美术博物馆。器铭 26 字，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 9249 器。

②小臣：官名。 邑：小臣之名。 朋：贝币的单位。甲骨文作，象一线穿贝若干。一朋有多少贝，说法不一。《诗·小雅·菁菁者莪》：“锡我百朋。”郑玄笺谓五贝朋。

一、小臣邑𠄎 王国维以为古制五枚一系，合二系为一朋。一朋是十枚(参看《观堂集林》卷三《说珏朋》)。

③母癸：小臣邑之先母。 尊彝：青铜礼器的通名。

④佳：语气词，经籍通作“唯”。 祀：年。《尔雅·释天》：“商曰祀，周曰年。”郝懿行疏：“《书》正义引孙炎曰：‘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彤日：彤祭之日，殷祭名，指祭祀的第二天又进行的祭祀。彤，相寻不绝之意。

⑤亚吴：族氏名。

铭文大意：癸巳这天，商王赏赐小臣邑贝十朋，小臣邑感到很荣耀，因此作了一个祭祀先母母癸的青铜礼器。时在商王(帝辛)第六年四月的彤祭之日。族徽是“亚疑”。

### 利 簋<sup>①</sup>

珧(武王)征商<sup>②</sup>，佳(唯)甲子潮(朝)<sup>③</sup>，歲鼎<sup>④</sup>，克聞<sup>⑤</sup>，夙又(有)商<sup>⑥</sup>。辛未<sup>⑦</sup>，王才(在)鬲白<sup>⑧</sup>，易(賜)又(右)史利金<sup>⑨</sup>，用乍(作)釶(檀)公寶尊(尊)彝<sup>⑩</sup>。

#### 【注释】


①此器属周武王时代。这是目前所知西周时期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珍贵史料。1976 年 3 月出土於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腹内底铸有铭文 4 行 32 字。此器现藏临潼县博物馆，铭文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 4131 号。簋，音 guǐ，器名。

②珧：张政烺：“珧，‘武王’二字合文，周代铜器铭文中数见，当读‘武王’二音。甲骨文對於常见之商王名号多合书，此亦其类，不能看作一个形声字。较晚铭文如《孟鼎》、《矢簋》皆於‘珧’下又加一‘王’字，说明当时汉字越来越走上一字一音了。” “征”：征伐。此处加“彳”，甲骨文未见。

③子：铭文写法和《说文·子部》“子”字的籀文写法相同。朝：从“水”，“朝”省声，可隶作“淖(潮)”，此处借用为“朝”，音 zhāo，清早。《尚书·周

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逸周书·世俘》：“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此铭所记时日与古书同，可证古书的记载是可信的。

④岁：岁星，今称木星。 鼎：当，正当。《汉书·匡衡传》：“无说《诗》，匡鼎来。”颜师古注：“服虔曰：鼎犹言当也。”“岁鼎”指岁星当头，亦即当其位。按：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以岁星纪年。岁星运行过程中是否在其次，常被看作是吉凶的征兆。《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之语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韦昭注：“岁，岁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也。……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⑤克：能够。𦉳：即“闻”字。殷墟甲骨文作，象人踞而以手附耳谛听之形。本铭耳朵和人形已分离。后来改作从耳门声的形声字。“闻”在此当“报告”讲。“岁鼎克闻”，是讲天象的。史官最主要的职责是观察天象。“利”是右史，其受赏是因为观测到“岁鼎”并向周武王报告了这一天象。

⑥夙：即“夙”字，早晨。 又：通“有”，占有。

⑦辛未：甲子日之后的第八天。

⑧才：通“在”。 鬲白：地名。

⑨易：通“赐”，赏赐。 又吏：读作“右史”，史官名。 利：右史之名。 金：指青铜。

⑩用：因而。 檀(檀)公：利的先人。 尊彝：祭祀用礼器的通称。

铭文大意：周武王伐商，在甲子那天清早，岁星当头，有利於征伐。史官利观测并及时报告了这一天象。从而能在次日早晨占有商都。辛未日，武王在鬲白赐给右史利青铜。利因而制作了这个用来祭祀先人檀公的珍贵礼器。

## 戎 簋<sup>①</sup>

隹(唯)六月初吉乙酉<sup>②</sup>，才(在)鬲白<sup>③</sup>，戎伐勰<sup>④</sup>。戎逵(率)有嗣(司)、師氏、倅(奔)追邇(襲)戎於臧(械)林<sup>⑤</sup>，博(搏)戎馘(胡)<sup>⑥</sup>。朕文母競敏𦉳(聖)行<sup>⑦</sup>，休宥(拓)𦉳(厥)心<sup>⑧</sup>，永襲厥身<sup>⑨</sup>，卑(俾)克厥啻(敵)<sup>⑩</sup>。隻(獲)馘百<sup>⑪</sup>，執𦉳(訊)二夫<sup>⑫</sup>。孚(俘)戎兵<sup>⑬</sup>：𦉳(盾)、矛、戈、弓、備(簋)、矢、裨、冑<sup>⑭</sup>，凡百又卅又五<sup>⑮</sup>；𦉳(遂)孚(掠)戎孚(俘)人百又十又四人<sup>⑯</sup>。衣(卒)博(搏)<sup>⑰</sup>，無𦉳(尤)於戎身<sup>⑱</sup>。乃子戎揅(拜)頤(稽)首<sup>⑲</sup>，對𦉳(揚)文母福刺(烈)<sup>⑳</sup>，用乍(作)文母日庚寶𦉳(尊)殷(簋)。卑(俾)乃子戎萬年用夙(夙)夜𦉳(尊)(享)孝于厥文母<sup>㉑</sup>，其子二孫二永寶。



三、戡簋

【注释】

①此器属周穆王时代。1975年陕西省扶风县白家村出土。通高21厘米，重5公斤。盖、器同铭，各134字。现藏扶风县博物馆。铭文著录於《殷周金文集成》第4322号。

②初吉：周代月相名。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月相，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种。它们所代表的日期，有“四分说”和“定点说”两种不同说法，但迄今无定论。今暂取“四分说”略作介绍。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一文中认为，“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自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於晦也。”

③高：上从京省，下从堇声，可隶作壘，音 chéng，地名。黄盛璋读为“堂”，见於《春秋》有堂谿，地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这里是伐淮戎的驻屯之地。

④戎：在戡所作的另一铜器《戡鼎》中称作“淮戎”。淮戎是古代居住在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李学勤指出《戡鼎》“淮戎”的“淮”字作淮，从“唯”，与《曾伯襄簋》淮夷之淮同。《尚书·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徐可称戎，淮夷也可称淮戎(参见《新出青铜器研究》第271页)。夙：上从“尹”，左下从“又”，右下作夙，可隶作夙，地名。

⑤戡：本铜器的主人，是这次伐淮夷的主帅。逄：《说文》：“先道(导)也。”即率领之率。有司、师氏：均为军事长官。𠄎字，又见於《散簋》：“南淮夷行迁爻(?)内伐……王令御追于上洛焜谷。”郭沫若以为是“御”字，非是。裘锡圭据新出铜器《晋侯封盨》铭中有“原隰”的“隰”，隰或从“辵”从“卩”从“絲”，“隰”与“裘”《广韵》皆音“似入切”，上古都是邪母缉部字，故疑“追𠄎”之“𠄎”当读为“袭击”之“袭”(参看《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2期41页)。械林：地名。裘锡圭认为即《左传·襄公十六年》“夏六月，次于械林”之“械林”，地在今河南叶县(参看《古文字论集》368—392页)。

⑥搏：隶作“搏”，读为“搏斗”的“搏”。馘(胡)：地名。搏戎胡，等於说“搏戎于胡”。

⑦文：美称。“文母”一词也见於《诗·周颂·雝(雍)》：“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文母意即有文德的先母。競：字形象两个人争着讲话。《尔雅·释言》：“競，强也。”敏：敏捷、聪敏。𠄎：隶作𠄎。裘锡圭认为，此字从铭文看其下部的左边是“耳”，右边是“人”。甲骨文字有𠄎、𠄎，第一形在人形上加耳以

造字方法相类的“见”字类推，正应是“听”的初文。这个字所从的人形后来变为“王”，跟“皇”字同例（“聽”字左半就是“王”。《篇海》以“聃”为古文“聽”字，可能是有所据的）。从语言学角度看，“圣”应是“听”派生出来的一个词，本义应该近於“聰”。所以，隶作𠄎，姑且读作“圣”。“圣行”，义为好的品行。

⑧休：古文字字形表示人在树荫下休息。由休的本义“树荫”引申出了“荫庇、庇护”之义。“休宕(拓)厥心”，唐兰译作：“庇护并开拓了我心。”裘锡圭认为“休”在这里作“庇护”讲似不通。“休”古代可训作“宽容”。如《尚书·秦誓》：“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又《释文》（《礼记·大学》）引郑玄注“休休，宽容貌”。宕：读作“拓”。休拓：动词，使动用法。“休拓厥心”意为使我心胸开阔。

⑨襲：与《说文·衣部》“襲”字籀文写法相同，可证《说文》籀文的写法是有证据的。《广雅·释诂一》：“襲，及也。”《楚辞·九歌·少司命》：“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王逸注：“襲，及也。”永袭厥身，是说先母的美德永远沿及(保佑)我身。

⑩卑：在此读为“俾”，使。克：战胜。《左传·庄公十年》：“彼竭我盈，故克之。”《尔雅·释诂》：“克，胜也。”啻：读作“敌人”之“敌”。“朕文母竞敏圣行，休拓厥心，永袭厥身，俾克厥敌”，这一段是插叙。

⑪𠄎：象一只手抓住一只鸟，隶作“隻”，是“获”的古字。馘：从卝，或声。林澧认为，卝象撕下的头皮，或象徵“头”。这里指砍下的首级，用来作为计算战功的凭据。

⑫执：象用一种叫做“梏”的手铐把俘虏或犯人的手铐起来，义为“捉住”。訊：当为“讯”之初文。字从口从𠄎，象用绳索反绑人双手，从口则表示审问。后改作从言凡声的形声字“讯”。“执讯”，指抓获的俘虏。金文里“馘”与“讯”，一“死”一“生”，是对文。陈介祺把金文与古书加以对照，认为古书里也是这样用的。比如：《诗·大雅·皇矣》：“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⑬孚： “俘”的初文，当“俘获”讲。兵：《说文》：“兵，械也。”戎兵：兵器总称。《书·立政》：“其克诘尔戎兵。”

⑭𠄎：从卝豚声，即盾字。卝，古𠄎字，象盾形，音贯。这里作意符。“豚”与“盾”古音相近。𠄎：象右边有系纓圆环的矛头之形，即矛字。𠄎：甲骨文作𠄎，“箛”的初文，象盛矢器，後來讹变为“箛”。古代多借“服”为“箛”。《诗·小雅·采薇》：“象弭鱼服”。“箛”应是在假借字“服”上加注“竹”旁而成的分化字。𠄎：原作“裨”，唐兰认为当指甲。《说文》：“萑，雨衣；一曰衰衣。”古代的甲，是用皮革制成鳞甲形的小片连缀起来的，与蓑衣之形相近，所以铠甲可以称裨。冑：《说文》：“兜鍪也。”冑，下面“目”代表人头，上面象头盔。

⑮凡：总括之词，总计。

⑯𠄎：也见于甲骨文，罗振玉谓“许书有𠄎(音贲)字，注楚人卜问吉凶曰𠄎。”从又持崇，崇非可持之物，出殆木之讹。𠄎：即许书之𠄎。”（《增考》中18）裘锡圭认为在这里读作“遂”，副词，应与下句连读，当“就、接着”讲。𠄎：与“孚”字写法不同，当隶作“孚”，《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是“捋”字古文。“捋”“擄”，“掠”是一声之转，字义相近，本是一个来源。“捋”，在这里是“获取、夺回”的意思。戎孚人：指被戎人俘去的周人。

⑰衣：唐兰读作“卒”，当“完毕”讲。“卒搏”即搏战完毕。

⑱𠄎：即舞字，假借为“有无”的“无”。𠄎：从“目”“尤”声，读作“尤”，当“伤害”讲。

⑲“乃子”，即“你的儿子”。这是儿子对母亲讲话的口吻。

⑳对扬：答谢称扬。𠄎：同“扬”。刺：通烈，指功德。《淮南子·修务》：“烈藏庙堂。”注：“烈，功。”福烈：给后人带来福荫的功业。

㉑卑：通俾。𠄎：动词，用手捧献。享孝：祭享先人以尽孝心。

铭文大意：六月上旬乙酉，**或**在**壘白**。淮戎侵伐**叔**，**或**率领武将们去追赶、袭击淮戎于械林。和淮戎在胡地搏战。我的先母刚强、敏捷，其美德使我的心胸变得宽广。先母的神灵永远庇护着我的身体，使我战胜了敌人。斩获 100 个首级，活捉二人。俘获兵器盾、矛、戈、弓、箛、箭、裨、甲、冑等，总计 135 件。还夺回被淮戎所俘获去的 114 个周人。战斗结束，**或**的身体没有受一点伤。你的儿子**或**跪拜叩头，要报答颂扬母亲福佑後人的功德。因此给先母日庚铸造了这件宝贵的祭簋，使你的儿子**或**能够永远在早晚祭祀德高的母亲。子子孙孙要永远珍爱它

二〇〇二年九月